

# 永樂大典

七

卷七千二百三十

#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七 十八陽

## 堂堂名二十三

### 六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衡州府城東隅超化寺之側。六賢者晉國公仲文部尚書端明文定公汪公應宸刑部侍郎寶文閣學士劉公穎太子詹事汪公達也。志簡寓於衡內翰范公建太守衡因居焉。馬誄議以忠言去國。子孫寓衡。胡文正請于朝而錄用之。端明寓城中超化之雲山晦庵朱文公東菴呂成公同訪於雲山講學。惟劉寶學為衡人。居岑塘生長是鄉。餘皆以道德文章維人景仰。非若宦遊者。業茲桐鄉之愛繫為人心而閑百年餘。惟六賢是祠。初在雲山之旁。咸淳初太守王已念此地有朱呂先生遺跡。奉朱呂祠扁書堂曰明正。而祠六賢有招六賢之歌曰。矩矱号妙。羣風節。号凌厲。鶴媒号一空。字富号莫窮。六賢去。号不復返。魂漂搖。号渺何在。飛揚千里。号增冰城。峻雄德。九首号壺峰繁多。扶乘仙子同遊。揖清獻号並軒。俯幽蘭号延佇。棗杜衡号寶處。援北斗号椒榮。卿徜徉号

永樂本卷七千二百三十七

一

此堂而子城市娛樂。而書堂儼然。朱呂遺跡。六賢高風。尚可挹也。蒼梧郡志亦舒勉六賢堂記。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美士彙榮第一子廢。按後漢三國志。欽字子佚。與劉徽俱治左氏春秋。而欽自名家。後仕莽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仕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與不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及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遠其論撰。變字成虎。漢茂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嚴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黃琬器重。董卓寵乃已歸。變表為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掩交廣。變以嚴為武昌太守。大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嘗不知。太守李公亨。葛好古樂喜。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興是邦者。七人焉。本末列之於石。使學者歲奉其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旅拜六賢于祠堂之下。瞻其像。思先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敦勸誘撫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青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撫之力也。紹聖二

年三月初一日蒼梧縣令兼簿尉事舒勉記。太原志平定州七賢堂即湧雲樓之故基也。在州治後城上舊名四賢堂。元前至元二年建四賢者趙東文字周臣號閑閑磁州鎌陽人文章德業冠于一時。嘗牧此州有湧雲樓記。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朝謂之身備四科與閑閑齊名。號曰楊趙。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博學以詩名。在金為起居注。元初徵為翰林學士。不就。寓本州十年。鄉人被其化。李冶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金進士。元初州帥聶珪輩至平定主教者十年。元世祖起為翰林學士。後益以王呂二公謂之六賢堂。王構字嗣能本州人。起自孝廉元世祖創立國子監為司業。與許魯齋同定學規。以學行為時推重。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元進士。歷仕三十年。至中書左丞。文章政事顯著尤偉。是謂六賢。以上六賢事蹟各見金元史傳。堂廢於元末。洪武三年知州程宗道復建像焉。

**七賢堂** 元一統志東漢桂陽六太尚周忻臨武長唐秦為七賢。建堂於郡學。堂在輝州之西南七十里。山陽鎮重泉村。晉王戎向秀阮籍咸劉伶嵇康山濤世謂之竹林七賢也。今為道士觀。渾源劉祁叔觀記在焉。或謂太守魯有開白雲先生張俞蜀公范鎮。老泉蘇洵。東坡蘇軾。穎濱蘇軾。山谷黃庭堅。先後經行取其詩章水邊蓼州府志堂在開化縣治西三十里華萃宋江縉江少虜趙令衿程阮籍阮咸王戎也。今古題詠甚多。元裕之有詩云石潭高樹映寒簷。閒有沙甃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水上盤院不見人。煙中白鷺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殺共城麌米春。是日有餉名酒。獨酌俱等讀書之地。有二堂基。七人皆有文行。故稱賢。南軒先生為賦詞。清漳志嘉定癸未龍溪縣令江叔豫建祠。濂溪二程橫渠文公以周名第。高東溪配廣陵續志彭方七賢堂記。惟揚自國朝慶歷以來忠獻魏王韓公參政文忠歐陽公集賢學士劉公申國正獻呂公內翰文忠蘇公皆嘗填守淮郡。後葬西山。距城三十里。政之郡志可覆也。比者邊亭倣擾。主帥備禦無策。舉城外廬舍付之一炬。於是堂不復存。且樵採不禁。卒墮二墓之木。今帥承宣使畢公方議補植松檟。且欲一新所謂平山堂者。而控惄未暇也。歲在戊辰。戎事甫定。方適備分教登欄檻之故址。懷舊祠之蠭燼。歷成樓而西望。傷喬木之翦棄。退而諭于同志曰。惟七先生道德文章議論節槩。編之汗簡。固將鏗鏘百代不可磨滅。然此邦乃其甘棠所憩。而封斧

所寫。今顧未有以爲祠祀觀瞻之所。非吾徒之責歟。乃白于府。開明倫堂之東偏。肖繪遺像。以春秋致祭。使忠肅公之孫稟請于參政婁公。爲大書扁榜。以七賢名堂。凡歲脩游息于斯者。過其位。思其人。肅然起敬。庶知所以自勉矣。太子詹事鄒公奉使經行。問之曰。此正學校事也。許爲記之。會出鎮來南。未能即請而銕之石。方自言踐更有日。輒持區區所以建堂之意。揭于壁間。以俟夫記之成。

## 八賢堂

蘇州志堂

上諱津縣西隅。謂唐李靖宋之間。李白蘇軾蘇轍秦觀黃庭堅李光。廣州志堂在十賢堂東南。淳熙經略周自強取本朝賢牧濤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博陳世卿陳從易張頴立祠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樂州千秋寺北。有八賢堂不存。湖州三陽志王宗烈八賢堂記。慶元五年冬。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晏。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譽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寡激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榮陽河洛吐其精微。榮而爲植物。則楩楠梓杞。神而爲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爲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賢。其亦有德於比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萃出。子果何見而艱是矣。而未大也。

## 水樂齋卷七百三十七

三

選耶。余慮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爲貴。而不知少之爲尤貴。揖遜致理。象贊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稱。察察數百載間。而君厨俊友之傳。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可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于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迄今可掬。其輕重爲如何。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爲客評之曰。通經有文章。非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遇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召對而授直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歸。注籍仙官。達遊吳公。則有祿避光。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錄而著御屏。剛綏如王。則拔閑而避權相。一方吳氣。萃在八賢。寧不爲古瀛之貴邪。客曰。唯。或者從而譏其說。山川猶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開則明。雷震息兮。震則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誘其中。爰命我侯。發而幽光。啓其往躅。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鶴萬。登金門。步玉堂。闔雲臺。貌煙閣。勤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穎川八賢之舉。後官位通顯。小而一家尚爾。況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

#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十七

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親威事。殊無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俟之志。至若

輸費度材。計工董

九賢堂

興地紀勝。美周飭。晉虞溥。王廣。梁陸襄。

役末也。故略之。

李吉甫。馬植。增為十一人。宋王十朋。梅溪集。猶起才難歎。同時九賢臣。鄱陽千載守。賢豈許多人。

十賢堂

元一統志。夔州

府治有王侍御十朋所記十賢屋。大夫嚴刺史諸葛武侯。杜少陵。陸宣公。韋丞相。白文公。居易。柳文公。寇萊公。唐質肅公。介續得其宋玉源。乾曜。李適之。李吉父。溫達。程伊川。黃太史。嘉熙。兵廢。興地紀勝。堂在麻姑山。仙都觀。顏魯公祠。堂內陳彭年字永年。李觀字泰伯。曾鞏字子固。布字子宣。肇

字子開。晁無咎字補之。

呂南公字次儒。鄧溫伯字聖求。朱京字世昌。彥字

世美。皆盱江先達。有聞於時者。紹興九年郡人蔡延世立。廣州志。堂在子

城上。元祐經畧張頴取前代賢牧十人。祿修吳隱之。王琳。宋璟。李尚隱。盧

禹。李勉。孔戣。盧鈞。蕭倣。立祠。南海集。十賢贊。後序云。番禺負山帶海。夷舶

歲至。珍異叢夥。而數人者。皆能以廉清為吏。民師表。廣州南海志錄。事司

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十賢堂。不存。宋史蔣之奇傳。之奇知廣州。加寶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十七

四

文閣待制。時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禹。李勉等繪其像。建十賢堂以祀。冀化其習。雷州雷陽志。自萊公至胡公。凡十賢。宋咸淳年間。虞侯應龍。私立於西湖之上。謂章惇。脩祠於門外。堂有齋。因兵火後。堂廢。而田祖附于學宮。後有復舊堂者。則田隨堂必復矣。元一統志。雷州舊有坡穎二公祠。及萊公館。李文定公祠。皆散在諸處。咸淳甲戌。創此堂于西湖之濱。十賢謂寇萊公。準。蘇文忠公。載。文定公。轍。淮海秦觀。李忠定公。綱。折桓密。房質。任忠敏公。伯雨。李莊簡公。光。趙忠簡公。鼎。胡忠簡公。鉉也。寶祐丙辰。大尉公作記。文天祥記曰。

國朝自天禧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無不興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載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敷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子厚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趙公。縣參政李公。老。樞密編脩胡公。鉉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僑。之康。正。勝。一。負。世道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而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太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候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奏錢。得

春秋大貞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顧瞻山川。憇如  
有懷。乃熟丁氏章氏。自某公以至瞻庵。凡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  
興起前聞。一朝阜白。知所以勸。發贊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故。  
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于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共升降。  
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  
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侍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  
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忠。而諸  
賢失落。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九年十  
月吉日落成。俟謂余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余記。余不敢叙其凡。復為  
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詞曰。颺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菊兮祓不祥。  
何懷乎斯字乎。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為質兮。三辰為  
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廣陵續志。汪統題寶慶改元孟春中朔。敬拜十  
賢于學宮。謹求唐律。詩書流澤自宮牆。祀謹先賢配孔臺。黃道中天臨  
下土。清時群牧咸惟揚。固應奕世思功德。曾與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斯師  
軌躅。寒泉一勺薦春觴。岳舸次韻。傑字翬聯接孔牆。威朝人物仰堂  
壇。憑熊曾識棠陰帝。唏噓何堪粧政揚。配祀有人存折檻。奉祠無路愧題。

所以避向微范公。來者幾不信易之有泰矣。雖然仕已時也。死牛命也。古之達人。仕已則一生死不二。故臨變就義者。類蟬蛻於溷濁。况其間得全其天者乎。悠悠古澧。江山如舊。尚有騎風駕霆而過之。請作歌以備迎送焉。歌曰。主辱子忘家。國安子親寧。柰何有軀子而馬自形。寧墮絕子無生望。蒼穹子痛懺。君精誠子為列星。蕙肴子椒榮。歷芳蕪子薦君堂。君不來子子愁。渺貝宮子誰畱。高丘之人子為君妬。聊澧浦子消遙。燭耀子高明。讀經子漱芳。仕不辰子經以不信。蹇道直子難行。人心險子劍戰。公歸來子故鄉。陰凝陽子血塗野。臣力微子肝膽怒。晚墮庭子激諸子。往問道子載盟主。陳志誠子冠期舉。事危就子天弗假。天高子蒼蒼。君柰何子歸來雙。蘭之江子有洲。環堵子蘭幽。胡獨微子臺閣留。不歸子焉求。詠歌子卒歲。名與子江流。酌水子澧清。醉月子洞庭。公讀書子湖上堂。波濤卷子督中甲兵。浩然子長在。烟水子茫茫。鶴書責子林丘。假哉徑子予羞。曳杖子長歌。清風賓子明月友。雲山子未改。羌何日子公遊。廣信府永平志陳文蔚撰群賢堂記。為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憲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豈苟然哉。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為基本蠹哉。夫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為士者知所趨鄉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害無所擇。如是則為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失舉。未損也。况大綱既正。衆目必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昔漢章侯未寧鉛山。慈祥惻怛。寃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為政可知矣。未識鼎新蘇岸。植值起仆。寧損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雖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佩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為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貢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穹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俾與端似是而非。脩飾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屬金石不移之操。剖蘆蘋爾汝之私。以至履仁之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脩飾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

賢扁之。徵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倘是色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屬志聖賢之學。而社為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脩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有大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耻不立。其為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為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暮月以俟。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謾文蔚識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為書之。侯名謙。字牧叔。其先正二鄉。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

### 象賢堂

鎮江志。丹陽縣學有堂三間。舊在縣圃曰三賢堂。始祠蘇丞相頌。陳脩撰東。蘇居士庠。或曰蘇王相讀書堂也。宋嘉

定間。徐寧文度遷于學之西廡。歲久弗葺。寶祐五年。

### 會賢堂

葉石林老

趙寧與樸改建。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象賢。

### 禮賢堂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都中巨豪

為會賢堂。詳聞燕堂下。禮賢堂也。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磁破甃地面。

### 希賢堂

延祐新安後續志。汪權縣友直。字清之。婺源人。甫冠師魏文靖公。為書堂

扁曰希賢

### 友賢堂

京口續志。友賢堂詩。丈君有次妙難窮。期會以勉之。

中顏徒想合居前席。會伍應慚拜下風。華榜巍巍瞻睇久。了然心目忽疏通。京口詩集郡守總領大卿蔡公沈子平友賢堂詩。築堂傍西廡。非悅輪奐美。公餘竟何之。行行輒至止。紛紜屏玩好。周遭羅經史。晤對今偉人。尚論古君子。擇善固毋倦。勝良自喜。衛公骨雖朽。妙語猶在耳。

### 尊賢堂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同孫覺嶺陽及國子監長盛。看詳國子監條制。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長洲縣志高斯

得尊賢堂記。眉山宋仲可楚材主長洲縣學。既創邑庠。群百里之士。而教之。復闢一堂館。先賢而祠焉。以書來。司昔者王元之令於斯。范文正生於斯。蘇內翰游於斯。魏鶴山寓於斯。四賢相望三百年間。大節聲聲。交相輝映。告厥合而祠之。使國人弟子想其高風。有所矜式。為我記之。予始疑焉。以為古者旌別淑慝。彰善瘅惡。所以崇植風聲。底屬州黨。莫先焉。然必鄉之父師。乃在此位。今自范公之外。三君子皆異邦之人也。於義何居。穆然以思。乃得其說。古者有道有德之人。祭于瞽宗。學校之尚賢也。久矣。夫賢者在天地間。如景星鳳凰。無間遠近。莫不傾慕。而况嘗居是邦。遺風

# 永樂大典

## 卷七二三七

餘聽取其未沫。則社祠戶祀以儀國人。其爲旌淑彰善也。大矣。且四賢皆以正學直道立人之朝。三尺之童知之。有不待論乎。獨歎其訛信之度。若合符節。其天之所爲邪。抑偶然而相似邪。元之賦三熟。以見志。其窮甚矣。若文正之倪於夷簡。內翰之困於荆舒。鶴山之抑於權幸。凡皆接連十有餘年。而不得伸。其流落不偶。四人而一身也。元之遇太宗。得其時矣。其用少貶。竟以不用。然文正大用於慶曆。而不能久。內翰被遇於元祐。而不獲安。鶴山執政於端平。而卒見逐。皆非不得時也。而終不得有所成就。其用之不盡。四人而一身也。嗚呼。天之生之甚難。而人之棄之甚易。豈天之與人果異見邪。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四賢之跡。雖不盡同。而其不遇大致則一。予知四賢之居是堂也。明靈合德。上下同流。以其遺直孤忠。啓祐後學。俾為君子之歸矣。學者而登斯堂。其亦慨慕乎其人。自責其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何患力之不足。嗚呼。其亦懋勉之哉。九江志林時晏專贊堂記。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嘗忘。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逮于我朝。濂溪先生作通書圖。大極不由師授。遂繼絕覺。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子之傳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

###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七

八

所尊也。然濬其源。衍其流。起人之敬。一人心之趨者。則自學道君子始。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玠來攝邑事。能櫛垢搔癢。以瘳民瘼。鉏荒剗棘。以束史叢。不兩闇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諭之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不若正趨向之源。不猶愈乎。謹曰。善。遂易亭曰堂。改詠歸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見其巖然如光風露月。濂溪也。渾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竦然慕肅然敬。如親桓希。拱聆提諭。闡正學門戶所嚮。而學者知所謹入焉。夫心與理一。非有間斷。使此心無一日而不教。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浸浸流弊。必至駕偽翼虛。益名於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君之所望於學者。故爲之記。瓊臺郡志。昔東坡買得曾氏地作屋。手植果實尚存。郡守譙景先新砌先生故居為堂。立先生祠。楊誠齋萬里有詩云。東坡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冀。十年桂醑弔靈均。忠貞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祇个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仙人。先生流落海南來。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化相。更無過客道新詩。古來贊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底事百年諱太守。却

教賓主不同時。陳正言謹有詩云。聞道騎鯨碧眼仙。黃柑手植尚依然。人間俯仰更成古。天下聲名不計年。端紙誰能收妙墨。鷄林何用續遺編。使君為期新室事。若解尊賢則是賢。譚太守和執誠東坡第一仙。謫來儻耳久悠然。潛心學易忘憂患。築屋閑居度歲年。興亡不為哀屈事。情高嘗見和陶篇。拜公遺像渾如在。曾與鄉人恭敬贊。公已歸為玉局仙。茂林喬木自蒼然。鄉時寓客共千載。今日新堂恰百年。鐵畫銀鈞三大字。金章玉局一佳篇。達頤幾似真雙美。後世應知兩並贊。欽賢堂宋史列傳張田臨政以清。女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聞見善錄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犀珠香藥亦闇錢。但添市舶使不疑。前人自汗耳。有唐三百年。惟宋景盧與李朝隱治廣以潔。稱吾宋無聞。予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利史。日夕師拜之。合妹贊且知理當喜聞之。養賢堂廣州府南海志路學養賢堂。爐所南雄路志郡學有養賢堂。郡守陳侯先創建。在學正位之側。

**欽賢堂**宋妣成一雪坡集萬誠翁愛賢堂記同年萬定翁

**愛賢堂**廣州府南海志路學養賢堂。亭扁曰明德大學諸生坐齋之所。南雄路志郡學有養賢堂。郡守陳侯先創建。在學正位之側。

**永樂齋卷七千三百三十七**

**九**

以為記。寶祐五年丁巳夏六月年家弟瑞陽姚某記并書

### 人止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溫州府夢草

志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東求王九之像於虎丘繪之堂上

其祥見於郡人黃由之記

長洲為縣肇

至於我朝雍熙元年翰

林學士王公禹偁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為令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奉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榷酒憚遺斯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復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達之教化抑魚而哀流亡所謂鳩歛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皆凜然矣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易發也惟公首倡斷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詩贊極其推崇自是公之言謹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傳後公垂二百年今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叙題名記繼往來之諸興踵武之數讀之恍想因求公像于虎丘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列三公之詩贊於石高山景仰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高闕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燭相望足以使有識欽聲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贊

### 永樂叢書卷七百三十七

十

熙正尚賢堂宋度正性善堂藁尚賢堂記三代教養取士之法

書至周而大備今其見於記載者國有學鄉有校黨有

庠遂有序家有塾本之以知仁聖義忠信申之以孝友睦姻任師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至於三年之久道德行藝之既成然後鄉老及鄉大夫親以贊能之書獻於王而施於用焉夫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臨之以三公之重也鄉舉里選乃鄉大夫之事而重之以三公蓋合六鄉而采校之也州長之官於此又大考其州里之素而贊其廢興之決人之情始勤而終墮者不能無之至於有廢有興而後賢者勸而不肖者知所勉夫其教之詳如此其切待之之重如此其至而其去取之嚴又如此其不易此濟濟多士所以獨咸於有周之世也然其合六鄉之士而登進之也豈徒以會之澤富而漠然無以致其道路勤苦之意哉蓋周之制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甚者加之以安車蒲輪其意猶近於古魏晉以下大抵因漢之故而損益之本朝之制視歷代為最備故其得人之盛亦非歷代之所及然自余年

之時。蜀士之貢於京師者。山行一月而後至於秦。涉行數千里而後至於禮部。蓋已難矣。然當時進士之科。或為責重。所至郡縣。所以奉朝廷之意。而禮之者為頗厚。故士之往來。有差易為力。然蘇氏父子。猶有梯天航海之歎。必謁於文定張公。而後能行。而况其下者乎。中興以來。蜀士犯三峡之險。涉洞庭。彭蠡之風波。而後達於行都。其視前日益以難矣。而又重之。以秭歸夷陵。新陽厲灘。征商之厄。故蜀士之貧不能行。則有託以他事。願附科目之末。而不敢往者。此豈朝廷所以取士。而士之願獻萬邦之志。於天子之本心哉。士病此久矣。成都房君某慨然曰。吾承先人之遺業。幸有餘丸。願求有以助之。且為一鄉之勤。於是出其錢若干貫。得西若干鍰。於其鄉名之曰尚賢菴。又為之庫廩若干間。而大建堂於其中。亦以尚賢名之。歲約收若干石。積三年之收。以待士之貢於天子。貢一人。則併給之一。人以上。則均給之。嗚呼。而今而後。一鄉之士。患不學。而得貢於天子者。遂無貧不能行之歎。而天子臨軒策士。遠方薦。堯之言。得以畢達。房君之於是舉也。其為補益於世。豈淺淺哉。雖然。士必教養之。而後成材。成材而後貢之。天子古之道也。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以處多士。其教養之法。亦可謂備矣。然有可以為士之才。而外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貧無以學。而失。

永樂文集卷七十二三十七

十一

其良心。善性。者。鄉黨。鄉里之間。往往而有。有能推是心。以廣之。伏鄉黨。鄰里之間。士之貧。而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者。有所養。以成其材。其為益也。又大矣。觀房君之用心。其賢於人也。甚遠。故因其請記於正。而遂併告之。以勉焉。嘉定五年五月丙辰。通直郎新通判嘉定軍府事度正記。樂

賢堂

宋書五行志。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于樂賢堂。有

賢也。晉自喪亂以後。夙教淡矣。秀無第。試之。有孝之四科之實。屢興於前。

成斯故。岳建康志堂。舊在臺城內。晉肅宗為天子時。所作。蘇峻之亂。宮室皆焚。惟此堂獨存。考證宮城西南角外。有清游池。通城中樂賢堂。晉咸和七年。彭城王紇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屢經寇難。而此堂獨存。宣教作頌。帝下其議。祭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禪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此未聞也。於是遂廢。金陵志。唐開樂賢堂頌。裴徽陰構。夏炎其峻階。延白屋。寢登髦俊。又云。川澄華流。樹拂椅桐。又詳見脩宮花記。宮門。濟南史劉孝緯傳。同梁昭明太子。碑。士愛文。孝緯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僧娘。琅邪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伏先圖。孝緯太子文章。郡才威。欲摸銖。太子獨使孝緯集

#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七

而序之。達兼廷尉卿宋書五行志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囂眊不及有譽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元胡祇通紫山集題王氏樂賢堂記。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理人倫之至樂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至樂之中。又有不可得而名者。仁壽之世。父母之具慶。人皆有之。義方之家。不易得也。父止於慈愛。而不知其惡。慈或至於敗子。子止於孝敬。而不敢違命。孝或至於陷父子。敗於祖父。陷於不義。負過避罪之下。委曲營護。憂戚紛擾。至是而樂安在哉。原其愛子敬父之初心。寧故為之敗隔。閨門之中。以恩掩義。賦受之厚。不知所以裁之。而失其中也。父慈而訓子孝。而箴。兄弟怡怡。身勤以義。是之謂慶門。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或為貧苦迫之。身役戶差之。擣東西南北糊其口於四方。歲時伏臘定省溫清欲樂其樂。而不得者。又十常八九。上黨王氏翁媼康寧富而知義。子四人賢而好禮。無寒餕。雖折身役戶差之所苦。菜堂以事親。孝養以致樂。為父母者樂。四子之賢。心安而享壽正合孟子二樂之義。畏子某求名其堂。景賢名之曰樂賢。鄉人皆曰可。捐榜已竟。請誌諸石。某年月日書。

堂

與地紀勝。堂在雅州東北十五里。政和間邑令李緯以地有漢高廟碑易令碑。袁州宜春志許及之題。過眼繁華晚烽美。歲寒松柏

堂

應天府志劉孝焯待裏集賢堂。應令北閣時見啓。西園人已聞官鄉訓垂後葉見儀刑。此堂應與人無朽。白首章郎守一經。

集賢

堂

應天府志劉孝焯待裏集賢堂。應令北閣時見啓。西園人已聞官屬引鴻臚。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瑤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醞。臺人告漏曉。烟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暎泉石。

取賢堂

惠州府惠陽志郡圃闢一室於前。太守之覽。則得陳公光佐。陳公偁馬於寓公之贊。則得蘇公載。唐公虜。陳公鵬飛焉。於是并之覽。則得古公成之。張公宋。鄒公正焉。又以陳公璫。蘇公過。皆嘗娛侍於此。許公申乃文忠所携。陳公煥乃留魏公張秘郎所親厚。並塑像為十二先生祠。堂扁曰聚賢。春秋次丁行釋菜禮。

晞賢堂

江州志彭澤縣濂谿書院講堂曰晞賢。

清賢堂

宋員九華先生集清賢堂記。紹興己卯某奉

使者命。數實茶嘉道永康之味江。綿州史君先致其為臣。歸老即養。其子

吏未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脫。不訓昧沒。因從史君質問。指授其縹殆六七。君從容語次。故約記清賢。竟置之。邪某謝文學福陋。文質無所底。未能奉稱。君督違約。其敢解以故。景祐中。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曾

布衣同門學相友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屢進美譽之責。近中郎益退若鶯。謂高位實疾顛。不願升周旋郡邑吏。作歌詩為時冠。官東海郡別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恩。以官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儒師。以詩祖還忠文職內相官。少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十年。史君克繩其武。擬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某記之。乃今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槐節操清介。避公輔位。若位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翁。若漢陽子永昌文行高潔。若唐河內公道學化闡。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寧辭厚祿鍾美於中郎。則清也。莫素所蓄積也。又若諸孫及曾孫錄科第進者十踰人。而御史君斥姦慎默。遂中執法論事。忤益公繪。合州先生為時文宗。史君蹠廳事止足勇退。不曰賢乎。以是記堂。允矣。史君曰。美矣哉。其如訓何。士進為信。抑為道。朱輪華轄。紫佩玉乃皆寐偷生。大庭廣坐。暗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宦達者是賢乎。如或知爾。得行道焉。命也。足不足辱。止不止殆。由禮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逞可用無位。不以賄命也。斯二者君子弗疆能。先曾君子東海聲視。事已賦景。踰樓上景踰人之句。其目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稽田既勤。敷蕪在所。陳修成厥疆畎。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墮。成厥宮寢。名堂曷意。茲某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噫。史君。

永樂卷七十二

十三

起儒生致位四十石。德行醇備。至於黃髮固有慈淑聲遐聞。三蒙聘召。畏威滿不趨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弗貴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墮其家聲為賢。古哉。請錄忠文全章以貽後人。史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乞身歸老舊林泉。湏知朝路抽簪後。不要鄉人負弩前。儒林生涯圖史富。官清門戶子孫賢。羨君此去渾無事。滿眼青山細外天。四月既望三嶠員某記。

中心賢堂

輿地紀勝堂在藝州治初名歲寒

後移十賢堂畫像於其中。沂州府志。忠賢堂者。乃郡守張侯某。盧陽王令憲之及。郡守汪侯長陳之祠堂也。政和間。黃安俊作叛於盧陽之豐溪鄉。民多從之。有舒唱噭者。獨拒焉。夜遣其婦告諸郡。安俊殺其夫婦以徇。曰。無若舒唱噭之背我。遂圍鎮江寨。張侯王令率兵一千七百救之。夜駐于盈口。寇覘其蘆砦。且未有守備。詰朝自高山下薄之。衆將潰。請守令以身遜。則曰。爾衆就死。吾獨生。遂出夥俱被執。賊迫守諭寨中降。守給誘至寨下。大呼曰。凡為人當職逆順。我已陷賊。萬無求全理。汝等宜堅守。勿以我故懷二心。守陴者不下。賊怒并害之。邦人哀其忠。立祠于盈口。報國寺名其堂曰忠嘉。而歲祠以死之。靖康之後。郡國往往無備。汪侯以在京四廂守禦。來守是邦。謂沅人曰。毋為沅為避遠。賊不至此。於是增城浚池。

凡甲冑刀鎗弓弩及闌石渠答之屬無所不備。侯率一年適堂紹興壬子歲，巨寇曾成果未攻涿。凡攻城之具無所不施。城中皆有以應之。取後賊以鶴車洞子攻城。沅人以火竿擊之而退。郡民賴以安全。皆曰此汪侯宿規守備之方也。嘉泰改元，權郡陳侯彭壽慨想舊事，為祠堂於郡學稽古閣之東廡，並列三君子之繪像，榜其堂曰忠賢。

**賢堂記** 洛周之舊都，禹貢豫州之城也。漢晉唐因之而都焉。以八方之廣，周洛為中，利其納貢道理均也。數千百年之間，或因或革，或治或否。其一大都食造其土，辰癸已兵荒之後，城郭丘墟，官寺民居焚毀幾盡。荆棘復見生於銅駝矣。惟廟學僅存一二。然殿宇廊廡，久為風雨之所漂沫，欹斜傾倒，殆非一木之可支。大朝龍輿以武功定天下，平復之後，即興文治，凡蒞是邦者必以興滯補弊為事。故廟殿廊廡，闢門講堂，十質之像，四賢之堂，煥然一新。但七十子之儔，雖設其位，無可瞻奉。歲時之禮，有所未備。誠者惜之。河南洛陽司同知昔利世榮，痛其一簣之虧，義出己資，楮券四百兩，繪七十二賢像於東西二廡之下。經營至元庚午春首月落成於四百兩繪七十二賢像於東西二廡之下。經營至元庚午春首月落成於

**永樂大典卷七十二三十七**

**十四**

是年秋九月二十有五日也。過者見其衣冠雅容，體貌嚴敬。於是乎生思齊之念，已決於中矣。公世祿之客，名父之子，年未三十而登顯宦而能剏去豪華，日與賢士大夫游，從容於文史之間，澹然一老書生爾。故能成此盛事於既泯之後，不亦美乎？他日洛下士庶安其風教，厚其德履，經誦之聲洋洋乎盈耳，不入小人之耳。自君倡之，至正八年二月日為之記。

**南漳郡學祠堂所祀者四，在唐三人，在本朝一人。閩風勸學，自常觀察始。閩人登第自歐陽四門，至始漳人登科，自周先生。往物始此。三人者在唐時咸能激厲風化，故追祀於後世。日其堂曰名第而已。在本朝唯徵學侍郎李侯彌遜，紹興己未舉人，守是邦。尊賢禮士，移耕泮宮，以就吉壤潤飭，尊儀而樂於教育。漳人德之，故生祠於當時。名其堂曰有賢。取人樂有賢父光之義也。初堂成，規模過制，歲久踈漏，浸漶閑曠，賓客時次舍焉。聚漬不嚴，誠者病之。廣文荊陽劉尚直分教于焉，下車撤樓居以面前山，葺貢院以全齋館。學易善讀，雅意吾道。故嘗以祠堂為念，正錄蔡冠卿林大年，因時有請，迺委學藏林球陳嘉穎，市材鳩工，一新之。於是進祠位於前楹，餘間架於後廡，蓋以所示尊嚴而廣學居也。至若形貌凡格，憲度樸戶，莫**

不周備。運客文采昭著。雄偉可觀。俾至者肅然而敬。惕焉而懼。瞻之仰之。正心誠意之所自生。是亦教化之助云。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茲堂其善教者歟。不然。何使斯人至今不能忘也。工既訖。而劉君之政成矣。叙秩當見于朝。學者思李侯之德。而樂劉君之教。遺願紀文。而謁于余。嘗假侯館而授業焉。義弗克辭。於是手書降興。改元八月庚午記。鄧文。既有贊堂記。有贊堂者。徵學侍郎龍西公之生祠也。公父子兄弟。咸以文章取顯宦。為時聞人。公弱冠試蘭闈。袞然為舉首。英聲走天下。雖闊步青雲。而潛心黃卷。日以怠。既以是娛已。又以是誨人。紹興九載。以地官之式出鎮臨清。視事初。欽謁先聖。延見多士。數屋宇之頽弊。嗟文風之不振。見於辭氣。已而致政。朝散蔡公率學職事。生徒以狀白公。謂郡之學舊依于己。卜得其地。故文物寢盛。後稍違而遠之。士氣漸靡。革復故址。庶免誠焉。公然其請。乃詣日面勢而改圖焉。雖毀沮萬端。至以公身之利害為言。了無憚色。且謂忠樂薄片而采之。迺古諸侯之職志。益勵焉。不踰歲而告成。堂殿雄偉。齋館深邃。簷宇之張。端序之直。輪奂之美。可人心目。多士鼓篴遊學。其氣百倍。強誦洋洋。仰承我公樂育之意。爰開講堂東偏。為公生祠。而以有贊榜之。蓋取孟軻氏所謂人樂有贊父兄者也。茲學營始於

己未初冬。殆庚申夏。虜寇侵境。雖軍興擾擾。而督役不少弛。每朔必躬視學。若他人則刺頭羽檄。縹意調度。於此盖有所未暇。公渠渠樂育。雖贊父兄之詔子弟。曾無異也。新堂雅飭。式昭德人之容。翹翔庭下者。不唯日夕瞻仰不忘公賜。而覩其形貌如親規誨。朴然若屬。不敢少怠。操脩之術。後三年試禮部中第者五人。而恩科就選者亦如之。得人之感前此未有。雖陰陽家者流至於荷會。亦我公以氣作之耳。昔之論文者。謂文章以氣為主。英偉之氣。一激于中。則發為文辭理勝。而言肆故掉鞅詞場。毅然有吞敵之志。異時榮名于朝。則自負剛耿。不屈于世。以成不可跂及之事業。豈止拾青紫而已。耶。士之樂有我公。而公眷眷教養之效。至是為無窮。又饒肆職芹宮。日攀譽堂之麗。教化之善。文物之盛。有足紀者。謹拜手而繫以詩云。英英李公。豐時宗工。為政以德。養人以中。刑法不事。教化式崇。叢達新學。振此文風。兵戈雖擾。土木是攻。渠渠樂育。父兄其同。士氣百倍。學足三冬。懦者以立。空者以通。藝優文苑。志摩蒼穹。洋洋弦誦。鄒魯追隆。唐常丞相漢翁文競較之。我侯比德參功。有贊揭堂。實昭德容。其樂維何。教忠無邪。鄉賢堂。元一統志綿州鄉賢堂繪涪翁龍溪蔣瓊杜公徵尹窮。

# 永樂大典

## 卷七二三七

兵廢文大名路鄉賢堂。在魏鄭公祠堂東。文正王公忠愍冠。公忠定張公崇儀柳公魏鄭公皆文武巨賢。魏公又鄉賢之冠也。澧川志陳鵬鄉賢堂記。東蜀世多知名之士。然其為人與其功業及其文章經術得義之實。見其於舊史而世數之遠者或支離散漫而難考。其接於耳目而近者亦恐其既久而寢失其真。使所聞如所見而所見信所聞。此宜爛然在人而前此寂寥無有為可恤也。運使大夫張公留意請求於此為久矣。去年督以提點刑獄權州事。嘗於州學治新堂既成。命宣德郎權教授范景奉儀郎餘嵩節度判官廳公事石游取。凡舊史與風俗通譜所載。若其所未及載者。聞人悉繪其像於壁榜之曰鄉賢。而以其爵里名氏注於左。蓋自來漢至於國朝。幾千年之間。凡六十二人。雖其所為流品不同。然皆以類相附。莫仕不仕。若文若武。若同出於一時。若相望於千古。凡是中之人。莫過於堂下者。惟非其所自出也。若其子孫。若其遠譜。若肯而擇。若墜而續。若是者益勤。若是者知懼。於是衆皆曰。張公於台州之人。非特教育開道之。又從而引翼。歐納之。其澤可謂深矣。賜前公未使後公。東守雖隸所部。貴爲文承其與賓客飲酒而慶成也。公治在澧而鵬竊東嚮之席。因得備本末而爲之記。又得以述梓人之歌詠而爲之詞曰。澧山高兮澧水清。成接兮聲咳之音。內懷勤懼兮若從使令。赤幢像兮昭昭。而起福兮冥冥。百年兮歷時難矣。非張公兮誰與銘。馮游書鄉賢堂記後。熙寧中先君通守澧川時。鄉賢楊公天隱先生。憂居食貧。先君爲白府尹。李公舍人。才元致靖主學。鄉議惟允。學徒大集。問向講尚書說命。公樸舉奇秀。辭義精深。音吐清亮。一座傾曠。無不欣快。游時與已兄推官澄清。達隸籍於西廡。懿文齋以趙君說先生爲師。楊公祐甫爲友。時學校初啓。規程嚴甚。高棟長廊。誠座不動。絃誦之外。寂無人聲。公氣韻高爽。語言簡厲。諸生請見。如人望而畏之。而公實不以已望人。時降辭色。以接引後進。每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復其言以見己意。一日召游與楊公祐甫問所習已欣然。命坐。曰。二君勉之。毋同他人。坐棄日月。二人悚懼拜謝而退。時年尚少。未有知識。以爲教誨常語。不知其待之深。言之重也。久而思之。方知難稱。九

原可作。吾誰與歸。後二年。公既除喪。罷去。元豐初。朝廷以成都黎公立之。先生教授梓學。先君將代游尚留學三數月。公博學淳儒。淹練場屋。以太學上舍登第。學通古今。尤工詩文。後進宗仰。遠近奔集。舊學不滿百人。及是三百餘人。至廣。食不能容。公講罷食已。便坐垂簾。然衣冠以待諸生之間。寒甚向爐。著刺席地。酬應未去。卒啓而後已。高第入室。常至夜分。如是累年。無少廢倦。其所成就四川諸生。自閬中馬涓巨濟而下。五六十年。人率多才秀。為人稱道。蜀人至今以為美談。滿後數十年間。教法寢微。士習益苟。風流不嗣。城闕興悲。雖以亂離日就榛莽。至紹興丁巳。吾鄉景公徵猷。先祖守梓之二年。勤學以誠。待士以禮。方授櫟危懼之中。而學校興革。日探月校。復有熙寧元豐承平之氣來臨。去始以元符中前守閬中陳公國南所作鄉賢堂記。見示。伏讀感歎。追念嘵昔。懷想二先生風致。不能自己。輒書其大槩焉。刻於陳碑之陰。以慰多士之思。增梓學之重。自然寧乙卯至紹興丁巳六十有三年。若以嘉祐庚子則七十有八年矣。不意荒耄。尚能追叙執筆以記。詞語昏錯。覽者無謂。十二月甲子安岳郡侯禹游書。

## 賢樂堂

宋黃庭堅豫章集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

## 永樂齋卷七百三十七

十七

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僑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貢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岸下隰。塵漠珠絲。隅角蘿閣。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齊曲房。兩宜寒暑。井陰高櫟。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為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涉。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薄晝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攀別都會。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沒。不得伸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者。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折。又有力以燕樂親戚。條奏請問。缺遺荆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春卿名肯。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森更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

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絕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宗忠簡公集賢樂堂記。巴別乘治辭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然寧命。僻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間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感顧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恭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為之躡躅四顧。恍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為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荆棘。鋪蓬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郡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嶂。爭雄競秀。東人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鑒榮謝。岫雲朝飛。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喻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瀉為方池。植竹以環其岸。強名曰竹溪。為小閣。日曰思遠。于是可以想見徂徠之偏依。翠陰清涼。俯清流。放浪沉飲。萬吟大笑。於清聖渴贊之間。脫然達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涸為曲池。種桃以複其島。強名曰桃溪。跨溪為小橋。日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美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凜然如孤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贊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贊者之樂固如是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

書元趙孟頫松雪齋集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  
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且曰令可為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  
而始南瞻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峯巒翠壁前包平原却持絕巘山迴  
水禁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為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  
侈不謐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  
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也  
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  
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  
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憩  
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正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  
惟古之為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藩垣不言而信  
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  
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  
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須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  
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  
恩近者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  
風非贊乎况茲園池臺榭之為不作於己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  
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  
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頃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敢書以為記

賢牧

堂 輿地紀勝夔州賢牧堂在郡治堂之所繪即唐三賢太守李密李桐  
客李適之也今名云錦堂會稽前誌紹興府有賢牧堂 宋袁燮潔  
齋有紹興府重建賢牧堂記 書稱唐虞之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夫百揆四岳朝廷所甚重者乃與州牧侯伯槩而言之何哉綱領所  
在外與內均焉夫有百揆四岳提綱振領於內必有州牧侯伯槩振領  
於外相須以成苟非真才必曠厥職是以俱甚重之皇朝建官惟古是式  
視外如內故牧伯之任亦不輕與會稽東南一都會也七郡統焉重於謀  
帥選擇甚精其以賢牧著稱者在仁宗時有若參政范公在神宗時則  
有若丞相朱公趙公參政張公翟公此六君子有人品雖不齊而分閭偃  
藩俱有可紀之績范公嘗有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推是心  
以作牧急於民之得其所而緩於己之遂其欲豈非仁人之用心哉趙公  
當年穀不登之時萬其糶價誘致米商來者輒移民皆足食所活不可勝

# 永樂大典

## 卷七二三八

計越人深德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其餘則有若侍郎方公滋所稱述者在母庸復贊。如是而祠之。其來舊矣。而殿今連率。吳公意猶未足。益嘗采諸公論。或曰太師史魏王富孝宗時以舊學元老之尊膺東郊保釐之任。恪勤職業三歲始至。屬邑有諸暨者。非潦即旱。歲或不熟。而絹以輸秀王。惻然念之。是安從出。亟為奏請。併於秋苗歛全免。免所以人稠土瘠而安於鄉井者。仁政使然也。創為義廩以給衣冠之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者。嚴其規約。賴以無乏。鑑湖水利甚博。而漫淫則為害。營五斗門。設上中下之則。增損隨宜。淺深得所。迄今遵用焉。諸所興為。如古循吏。而不列於賢牧之圖。其何以慰此一方追思之心。妄法其形貌而增益之。越人之志也。先是舊祠既圯。遺跡僅存。吳公數節冗費。財用漫豈。肅一新之。堂宇崇深。丹雘炳燭。七賢並列。冠服甚儕。繪事昭於一時。休聲播於無窮。後之作牧者。登斯堂。瞻斯像。悚然起敬曰。是皆有德於民。為世標準。故人心歸嚮如此。吾其可不自勉乎。仰彼高躅。鞭我不逮。必欲追而及之。可也。又將得與於賢牧之列。寧不偉哉。記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吳公之意。正出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公新安人。名格字之平。云會稽續志堂。在清白堂之側。舊以祠范文正公。乾道四年。史忠定公始以趙清獻碑。賢範堂。興地紀勝。堂在雅州治。繪雷簡夫蘇氏父子像。併刻薦三蘇書於壁間。